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西九文化區」做了什麼?(上)

琴台客聚 彥火

劉以鬯先生逝世，香港文壇又痛失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令人扼腕不已。

十四年前，由香港作家聯會的牽頭，包括會長劉以鬯有三十多位文化界人士共同簽署「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藏的倡議書」。其中發起人包括劉以鬯、著名學者饒宗頤教授、著名作家也斯等人已經先後作古了。這個建議迄今仍不被接納。

一個小小的文學夢，十多年竟有九位文化人代表去世，可謂人去夢空，令人歔欷。作為幾個文學社團的召集人，月前曾去信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先生，呼籲在「西九」設立香港文學館藏。

旋不久，我們收到一封署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柏志高先生」代覆的信，顧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設文學館藏。署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柏志高先生」代覆的信，信的內容摘要如下：

「管理局一直支持香港文學，並在我們的節目編排各類文學活動。過去數年，我們曾夥拍不同的本地文化團體及人士，在西九文化區舉行各種文學活動和節目，包括於二零一三年的『自由野』和連續三季的『自由約』，而最新一季的『自由約』剛在三月上旬完結。」

「管理局未有計劃於西九文化區內設立香港文學館藏及文學活動中心。觀乎香港已有發展成熟的文學設施，最廣為人知的是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文學資料室的香港文學特藏連同『香港文學作家資料庫』，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香港文學特藏，看來並無必要指定在西九文化區作相關發展。上述兩大設施已在推動香港文學方面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多年來一直有系統地蒐集和展示香港文學資料、支援相關學術研究，以及定期舉辦講座和藏品展覽，向公眾推廣香港文學。

除此之外，一年一度舉辦的香港書展、香港國際文學節，還有香港浸會大學的香港文學推廣平台，也是以鼓勵文學交流和推動香港文學為目標。」

我們且看「管理局一直支持香港文學」是什麼貨色。信中特別提到「自由野」和「自由約」等文學活動。讓我們翻查「自由野」和「自由約」是否所謂的「文學活動和文學節目」。關於「自由野」，據西九文化管理局自己發佈的官方消息如下：

「香港最創新的大型戶外藝術節『自由野』今年（二零一四年）第三度舉行。於十一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一連兩天，來自本地及海外的表演單位將傾力演出，節目包括音樂、舞蹈、文本藝術、形體劇場及其他創意活動。除了為你帶來互動智能演出《牆》外，『自由野』更有多個具『觀眾參與』元素的節目，鼓勵你積極參與，成為演出一部分，展現無限創意。別忘了逛逛《港墟·農墟》、《手作藝墟》及餐飲區，選購『香港製造』的農作物、獨特的手工藝品及享用各款美食佳餚。『自由野』絕對能讓你感受到香港對藝術的熱情，以及找到莫名的親切感。」

請問以上活動內容，有哪一項是與本港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直接有關？

佛系玄學家

天言知玄 楊天命

年輕人在網絡使用的「潮語」日新月異，此前就曾經流行過「佛系」用語，令人忍俊不禁：「佛系減肥法：不節食、不運動，緣分到了，自然能瘦下來」、「佛系學生：不溫書、不做習作，緣分到了，自然能考到好成績」、「佛系上班族：不討好上司、不爭取表現，緣分到了，自然能升職」……

哈哈，天命覺得自己似乎也是一個「佛系玄學家」：「不做廣告、不博出位，緣分到了，客人自然會來」。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從來不為自己的運程書出錢做廣告，都是靠讀者們口耳相傳、年年支持，才得以保持出版。此外，我本身性格低調，不會特地為自己製造噱頭，都是有節目或活動發出邀請，我才視乎自身情況而出席。

也許天命能得到讀者和客人們的信任與厚愛，其中少不了「緣分」的相助。但是否只靠緣分呢？當然也不是，皆因若毫不努力，只怕還沒等「緣分」眷顧，職業生涯就結束了。畢竟，天命只是「不做廣告、不博出位」，但絕非「不看書、不思考、不理客人、不寫專欄稿」啊！該做的工作，該有的專業素養，仍然必不可少。所以，這樣的「佛系」用語看似消極，其實不過是大家聊以自嘲罷了。絕大多數的人，在輕鬆一笑之後，還是會邁開自己的步伐，為自己的生活繼續前進。大家也許不是全力以赴的鬥士，但至少也不可能完全停滯不前。每個人為了生計，只能四處奔波努力，有多少人能有資本成為一個真正「佛系」的人呢？

那麼話說回來，為什麼大家會愛上「佛系用語」呢？除了自嘲之外，更因為這像是一個暫時避雨的屋簷，讓你覺得有時可以允許自己放鬆一下、「佛系」一點，不用時時刻刻都精神緊繃、積極奮鬥：畢竟，人生並非必須每分每秒都迎難而上，我們也需要讓心靈休息的時候啊！

我們都是凡人，在忙碌的生活中，總是需要適當的「佛系時刻」：說不定，偶爾允許自己休息一下，以平常心面對生命的得失起伏，真的會有「緣分」到來呢？

演戲就是「活着」

水過留痕 少爺兵

最近，筆者和身邊的朋友都被「他」給圈粉了！這位「他」就是內地著名「男神」演員吳秀波，他也是演藝界不少男女藝人心中的真正男神、偶像。連內地紅透半邊天的「一姐」劉濤，只知道男主角是吳秀波時，就毫不猶豫一口答應演出電視劇《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因為劉濤也是吳秀波的粉絲啊！

吳秀波十六七歲以歌手身份晉身演藝界，當時寂寂無名的他為了生計一直在歌廳獻唱，直至機緣巧合下導演張健找他演出影片《嫁衣》後，他在演藝界的前途才露出一絲曙光，因為跟他演對手戲的是當時的「一姐」劉蓓，他那段長達十三分鐘的對白，令劉蓓留下極佳的印象。

吳秀波指，劉蓓是在他的演藝事業上，曾經「救」過他兩次的貴人。先是《嫁》片的合作，後是他去參加當年在電視十分紅火的音樂節目，在過程中不獲節目製作人待見，而劉蓓突然驚喜地站在他跟前，還對音樂節目製作人說：「我是來聽我朋友唱歌的，不是為着要在節目中出現！」

劉蓓、張健夫婦當時的慧眼造就了今日在演藝界獲獎無數的吳秀波，在內地演藝界大放異彩。他那磁性而充滿感情魅力的歌聲，折服了不少樂壇中人，演技那份強而有力的感染表演，同樣得到多位著名大導演對他豎起大拇指稱讚：「波叔（吳秀波）演技超棒呀！」

■吳秀波是內地出名的男演員。 網上圖片

不管在演藝界如何叱咤風雲，吳秀波的私生活是極為低調，圈中人只知道他有兩個兒子、太太尚潔是圈外人，比他大三歲，樣貌端莊賢淑。吳秀波對工作和私生活有着這樣的哲理：「演戲就是『活着』，活在角色人物的實在感，經歷不同角色的人生精彩；現實生活就是帶着感恩的心活着！」

被大家形容為大器晚成的吳秀波，目前更想成為一位相聲（中國曲藝藝術表演）演員，為觀眾帶來成本不高，但非常有價值的曲藝娛樂。

幕後工作邊做邊學

爽姐私語 林爽兒

第一次正正式式跟住一部舞台劇，做一個舞台劇的宣傳工作，那是2016年首演過的《偶然．徐志摩》。

從來只做記者招待會的活動，甚少整個舞台劇都由我們的小小工作室協助安排，這個戲今次的演出，是第三次重演。第一次演出的時候，我只當觀眾，所以感受並不深，今次我有幸參加做幕後工作，跟着馬浚偉的團隊邊做邊學。馬浚偉的認真、要求高，令整個團隊不斷進步，很多謝他的指導和團隊的協助，完成了前期的宣傳工作，到今天已經正式上演了。

正式上演的時候，我有機會看到台前幕後的舞台劇演出製作，演員在期間的那種緊張投入，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其中非常有經驗的姜大衛，這位大哥剛剛放下手上的電視劇，便接着要上舞台，他說那種壓力自己也想像不到，他說在拍電視劇的同時，又要排練舞台劇，因為是第一次正式上舞台演出舞台劇，所以熟讀劇本是非常之重要的。他更告訴我，有時睡覺的時候，左邊的腦袋想着電視劇的對白，又在右邊腦袋出現一大串舞台劇的對白，令自己有點壓力。還好到正式演出之前，電視劇剛好煞科，所以他立即想法子洗掉電視劇的對白，再把舞台劇的台詞放進腦袋裡，重新熟讀再熟讀。演員第一場慈善場，他立即檢討自己的演繹，也要導演和其他拍檔研究，研究自己的角色怎樣去處理，那種態度同樣是非常認真的。

在劇中演馬浚偉母親的馮素波，也是第一次正正式式地參與舞台劇，她告訴我每天早上背誦50次她劇中所有的對白，她要求自己一字不漏一字不「食」地演出，果然她做到了！

林敬剛這次也是他的第一次，表現令人驚喜，我覺得他在今次的舞台演出找到了自己，也認識了自己，值得為他鼓掌。還有黃澤鋒，與這位朋友仔相識多年，今天，他說能演這個舞台劇，對自己來說是一種激勵，是一種進步，他希望能夠一直保持這種心態去對待自己的事業、自己的演出。

而演陸小曼的胡定欣，她更加不得了，這幾天一到劇場，便躲在房間裡讀對白，排練她的角色演出，專注的程度太令人欣賞，她也是第一次演出，對自己要求更加高，那段昆曲水袖舞已經很不簡單，兩種表演藝術都不是那麼輕鬆的，她過關了，到感情戲的起伏，更加是一個大大的考驗，她也做到了！

我還看到另一位新人，她的而且確是一個新人，只在一些舞台劇做個閒角的吳文珊，可以說是幾乎沒有什麼經驗，她擔演了林徽音（因）這個角色，是徐志摩真真正正第一個愛上的女子，她為自己的演出，用了很大的心思，亦向很多前輩取經，而她的奶奶寶珠姐，老公楊天經是她學習的對象，她的第一場有了很好的表現，也增強了信心，希望以後的幾場能不斷進步！不斷提升！

■陸小曼（胡定欣）教徐志摩（馬浚偉）台步，這段戲頗有趣！ 作者提供

濕疹和類固醇

路地觀察 湯禎兆

我記得早陣子有調查發現香港比鄰近國家和地區如內地更抗拒類固醇，於是又有醫生出來澄清說只要劑量輕，跟從醫生指引，使用類固醇是沒有問題的云云。然後就出現了類固醇反彈，因而殺了家人再自殺的新聞。

新聞出現後，更多人問我們關於濕疹的問題，其實香港之所以那麼多人怕類固醇，不就是因為我們消息流通，故大家才對化學藥物有戒心嗎？醫生為何要指責大家別亂信偏方，而不用類固醇呢？

我聽過最早被處方類固醇的孩子是三個月。當外國指引是兩歲以下不能胡亂用藥，最好不用時，我們的醫生竟然用這種西藥之霸給奶也未戒的孩子，結果當然一直沒有康復，而劑量只有一直在增加。

皮膚科有從飲食上給任何建議嗎？沒有。孩子竟然也在一直飲牛奶粉，聽得我嚇一跳。

牛奶極濕，而高溫處理過後，更沒有什麼醫療保健效果。有中醫朋友說，病人虛弱，營養師開奶粉，吃後病人更多痰，她叫家人停了，換用粥水餵，數天已沒有再咳，病人氣血也好多了。任何食物決不只是看營養元素，還有屬性，且我們中國人的腸胃亦和西方人不同，故他們的營養學也未必適合我們。

說回濕疹，自己首先要審視飲食習慣。當然，我傾向相信身體只要清理好，其實一般人不敏感的東西，你也不會敏感的，例如果仁、蛋、塵。但在醫治期間，這些當然都應避開。但不要以為一世都要避開它們，這只是作為治療完成的目標。適切的治療是會令人與原先敏感的東西再次共存。當然，這不包括化學類的化妝品、農藥等等。

好好理解每一個療法，再與自己的體質相配，才決定投入。例如我較相信人是要溫暖的， 所以不喜歡用寒涼藥。另，一位習順勢療法的醫師曾說，有病人用清熱藥久了，濕疹是好轉了，但變了腰痛，就是該排的毒往內走了，最後要用順勢療法重新引回變濕疹再醫治。聽多一些，了解多一點，自己就可作出適切的醫療選擇。

一位治沙造林人的綠色夢（下）

百家廊 羅大佺

栽樹難，護林更難。隨着林地數量的增加，林地管護也成為一大難題。附近一些村民見白茫茫的沙丘中出現了一片濃蔭，立即趕着牛羊前來放牧。你不讓他放，他的理由比你還多：「這土地你買下來了嗎？興你栽樹，就不許我放牧了？」、「你栽的是樹，我的牛羊吃的是地上的草，礙着你什麼了？」然而，一不留神，剛剛成活的小樹苗就被村民的牛羊糟蹋了一片。

不得已，侯貴只好對幼林地嚴看死守。一有空閒就去巡山，怕遇上蠻不講理的刁民，侯貴帶上在簡易棚餵養的五六條小狗。於是在空曠的山林地裡就出現了有趣的一幕，一個老頭前面走，後面跟着五六條蹦蹦跳跳的狗。這使我想起了小時候讀過河南作家彭見明的短篇小說《那山那人那狗》，只不過彭見明小說裡的主人公是位郵遞員，而現實生活中的主人公侯貴是位護林員。

做過村支書、村主任的侯貴知道嚴看死守不是長久之計，利用農閒或晚上休息時間，走家串戶，一家一家地去講解保護沙區植被的重要性，和他們拉家常，套近乎，建感情。得知許多村民是因為草料不夠才去林地放牧時，他又向畜牧技術部門請教了青貯飼料和羊群圈養技術，指導附近村民進行圈養。這些年來，他走遍了林地周圍五六個村屯，一百多養殖戶家庭。周圍的村民從開始的熟視無睹發展到後來的熱情相待，到林地內放牧的村民一年比一年少了下來。

此事也引起當地黨委、政府的重視，指派四合林場護林大隊幫着管護，加之後來國家頒佈了禁牧政策，侯貴護林的難度才逐漸減輕下來，林地內的植被也恢復得一年比一年好。

近些年乾旱嚴重。侯貴的林地由於水位低，水分蒸發快，一些楊樹成活後得了立枯病，呈大面積死亡趨勢。侯貴從縣林業局和林場請來技術人員，通過檢查會診，認定楊樹易得病，不適合固沙，元寶楓和油松比較適合。於是侯貴及時更換樹種，主要栽培元寶楓和油松。

今年植樹季節，侯貴單是五角楓和油松就各種植了6,000株，他不僅想造林，更想把自己的那片林帶打造成百年防風固沙的綠色屏障。時間過得很快，從開始栽下第一棵樹苗的2001年算起，一晃歲月的長河過去了十七年。

十七年間，侯貴吃的是大米粥、地瓜，穿的是舊衣服、舊鞋襪，住的是全鄉最破的房，但在植樹造林上，卻投資了40萬元左右。他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沒有回家和家人過過一個完整的春節。每到大年三十晚上，他和家人吃完團年飯，就獨自一人匆匆忙忙地趕緊往山林趕，無論家人怎麼挽留，他都不願多呆一晚，他要回到山裡，他要回到那個看護房的家，那裡有他的希望，那裡是他的精神支撐。

十七年間，侯貴有幾十元錢就想去買20斤羊糞來種樹；湊夠幾千元錢就想用這錢去栽一萬棵樹。剛開始栽樹時向農村信用社貸的一萬一千元貸款，現在連本帶利漲到十一萬九千元，房子和土地都作了抵押，他沒有還賬，並不是想賴賬，只是想先實現了造林夢再說。人在，林在，國家的賬不會賴一分錢。

十七年間，侯貴把每年林作間種承包地收入和草原補貼收入全部投入到造林、治沙中，家庭生活非常艱苦，住房極其簡陋，甚至不能防風擋雨，但他從不向組織提任何要求，甚至，連樹都沒有賣掉過一棵。

十七年的汗水心血，十七年的艱苦奮鬥，侯貴硬是把一片片流動沙丘變成了綠洲。他以一人之力，造林面積達2,400餘畝，樹木26萬餘株，存活率21萬餘株，為村裡生態環境的改善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侯貴默默堅守、無私奉獻的治沙造林精神得到了彰武縣委、縣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彰武縣委把縣委機關黨員活動挪到侯貴的林地召開，並用10萬元黨費返還款，為侯貴建了70平米的新房，準備幫助解決信用社的12萬元造林貸款問題。四合城鎮黨委、政府為侯貴解決了以前僱工造林欠下的8,000元人工費用和今年春季造林的部分工程款。黨委、政府的支持和幫助，極大地解決了侯貴的後顧之憂。

談起治沙造林，話語不多的侯貴來了精神，他謙遜地說，「栽幾畝樹誰都種得了，我只是多幹了幾年而已。人的一生是有限的，能做成的事情不多，我這一生和沙漠有緣，能做好治沙造林這一件事就知足了。」

談起未來規劃，這位已經68歲的老黨員還想利用5至7年的時間來植樹造林，使這片林地上的各種樹木達到30萬株，把這塊林地打造成一流的防風固沙林。臨別，侯貴悄悄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當初和四合林場簽下成材後三七分利是為了給家人一個交代，不讓他們反對，「其實見不見利都不要緊，只要能把沙地變成綠色，給村民帶來幸福就行。我死了，這片林子就捐給國家！」這就是科爾沁沙地邊緣這塊貧瘠的土地上，一位普普通通的治沙造林人綠色的夢。

■侯貴對治沙造林的精神，得到彰武縣委、政府的支持。 作者提供

擇一城終老

鵬情萬里 趙鵬飛

每年高考結束之後，家裡有孩子參加當年高考的親戚朋友，便像約好的一樣來找我諮詢，孩子該報讀哪個大學的哪個專業。我給出的答案多年不變：跟選擇學校相比，優先選擇城市更重要。簡而言之就是一句話，先選擇城市，再選擇學校。就是如果分數考得滿意，優先選擇位於一線城市的一流大學。如果分數不足以支撐理想，那就退而求其次，選擇一線城市的二三流大學。如果在現實面前，分數實在過於蒼白，最不濟也要選擇留在一個省會城市唸大學。

在哪個城市真有那麼重要嗎？答案必然是肯定的。

有句話說，條條大道通羅馬。當你千辛萬苦披荊斬棘到了羅馬，面對祖祖輩輩就慵懶地享受着羅馬假日的羅馬人時，你就會明白，出發點往往會決定你能走多遠。搭過北京的士的人，常常震驚於的士司機們對政治的熟稔程度。搭過廣州的士的人，只要有心，一定能從的士司機口裡探知最地道的街頭美食。

搭過西安的士的人，不用你開口，他們就會如數家珍地告知你，去大雁塔門票多少錢，去兵馬俑多少錢，上城牆要多少錢……跟的士司機聊天，是了解一座城市最直接的途徑。的士司機關心的話題，很大程度上也跟這座城市大部分人的視野和格局有關。

我有時候喜歡附庸風雅看畫展，去每個城市出差或者旅行，都盡可能地去當地的美術館轉一圈。住在廣州的時候，只要美術館有展覽，我都會抽時間去看。廣州是中國排名第三的一線城市了，擁有的各類美術館的數量，在全省都算是最多的。尤其是嶺南畫派幾代領軍人物的畫作，時有看到。可是每年例行到北京出差，即便少睡幾個小時，我也會見天去一趟中央美術館或者國家博物館。因為跟全國其他城市相比，只有在北京的美術館裡，那些在中國繪畫史上如雷貫耳、家喻戶曉的名字，真是隨處可見。

我無意譴責優質資源分配不公。從古到今，城市資源的優劣，客觀上是跟地理位置有關，主觀上是跟決策者的個人修養和喜好有關，而城市所散發出來的味道，則是跟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都有關。那些一出生便資源優渥的人，至少他們的祖輩父輩，也是付出了聰明才智和盡力努力的。

去年一段北京市文科高考狀元接受採訪的視頻，曾被稱作是「戳中無數人的心」。這位出自外交官家庭的少年自信而又淡定地說：現在農村地區的孩子愈來愈難考上好的大學。而狀元都是我這種，屬於中產階級家庭的人，衣食無憂，家長都是知識分子，還出生在北京這種大城市。在教育資源上享受到的條件得天獨厚，這些東西決定了我在學習的時候，確實能比他們走很多捷徑。

這個少年特別清醒地知道，自己之所以能考出690分，是因為自己擁有三種資源：生活在教育資源最好的城市，擁有安穩富足的生活條件，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在我看來，這個少年就是上輩子積德行善，這輩子投胎投了個好人家。

這句話是有調侃的成分，但更多還是基於對現實的中肯判斷。終其一生，一個人的見識修為建樹，在個人付出汗水和時間的同時，也需要更為肥沃的土壤。

有人把高考比作第二次投胎，這話不無道理。第一次投胎，能投胎在什麼家庭、哪座城市，百分百是上帝說了算。這第二次投胎，排除不可抗力和偶然因素，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選擇權，可以依靠後天勤學苦練來獲得。

倘若，你希望此後長久生活的地方，就算是去菜場買個菜，也能遇到和你談論毛姆和曹雪芹身世的人，想必，你的孩子很可能張口就能背一段開闢鴻蒙。倘若，你崇尚質樸親近自然，選擇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日後，你的三個孩子必定是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小兒溪頭臥剝蓮蓬。

無論如何我都希望，對所居住城市的選擇權，能始終掌握在你自己手裡。